

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

韋陟 藝輝堂 裴冕 於頔 王涯 李德裕 楊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
韋陟

韋斌雖生於貴門，而性頗質厚。然其地望素高，冠冕特盛，雖門風稍奢。而斌立朝侃侃，容止尊嚴，有大臣之體。每會朝，未嘗與同列笑語。舊制，群臣立於殿庭，既而遇雨雪，亦不移步於廊下。忽一日密雪驟降，自三事以下，莫不振其簪裙，或更其立位。獨斌意色益恭，俄雪甚至膝。朝既罷，斌於雪中拔身而去。見之者咸歎重焉。斌兄陟，早以文學識度，著名於時。善屬文，攻草隸書。出入清顯，踐歷崇貴。自以門地才華，坐取卿相。而接物簡傲，未嘗與人款曲。衣服車馬，尤尚奢侈。侍兒閹豎，左右常數十人。或隱几搢頤度日，懶為一言。其於饌羞，尤為精潔，仍以烏羽擇米。每食畢，視廚中所委棄，不啻萬錢之直。若宴於公卿，雖水陸具陳，曾不下筋。每令侍婢主尺題，往來復章。未嘗自札，受意而已。詞旨重輕，正合陟意。而書體遒利，皆有楷法，陟唯署名。常自謂所書陟字，如五朵雲。當時人多倣效，謂之「郇公五雲體」。常以五彩紙為緘題。其侈縱自奉，皆此類也。然家法整肅。其子允，課習經史。日加誨勵，夜分猶使人視之。若允習讀不輟，旦夕問安，顏色必悅。若稍怠惰，即遽使人止之，令立於堂下，或彌旬不與語。陟雖家僮數十人，應門賓客，必遣允為之。寒暑未嘗輟也，頗為當時稱之。然陟竟以簡倨特才，常為持權者所忌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藝輝堂

元載造藝輝堂於私第。藝輝香草名也，出于闐國，其香潔白如玉。入土不朽爛，舂之為屑，以涂其壁，故號藝輝。而更以沉香為梁棟，金銀為戶牖。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，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。其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，外以玳瑁水晶為押，絡飾以真珠瑟瑟。精巧之妙，殆非人工所及。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帥首，即絞綃類也。輕疏而薄，如無所礙。雖當時凝寒，風不能入；盛夏則清涼自至。其色隱隱，或不知其帳也，謂載臥內有紫氣。其餘服玩奢僭，率皆擬於帝王家。藝輝堂前有池，以文石砌其岸。中有蘋陽花，亦類於白蘋，其花紅而且大，如有牡丹。更有碧芙蓉，香潔菡萏，偉於常者。載因暇日，憑欄以觀。忽聞歌聲清亮，若十四五女子唱焉，其曲則《玉樹後庭花》也。載驚異，莫知所在。及審聽之，乃芙蓉中也。俯而視之，聞喘息之音。載大惡，遂剖其花，一無所見。因秘不令人說。及載受戮，而逸奴為平盧軍卒，人故得其實。載龍髯拂，紫色如爛椹。可長三尺，削水晶以為柄，刻紅玉以為環鈕。或風雨晦暝，臨流沾濕，則光彩動搖，奮然如怒。置之於堂中，夜則蚊蚋不能近；拂之為聲，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；若垂之於池潭；則鱗甲之屬，悉俯伏而至；引水於空中，即成瀑布長三五尺，而未嘗輒斷；燒燕肉薰之，則烤烤焉若生雲霧。厥後上知其異，載不得已而進內。載自云，得之於洞庭道士張知和。（出《杜陽編》）

又 載之妻王氏字韞秀，縉之女也。初王縉鎮北京，以韞秀嫁元載，歲久而見輕怠。韞秀謂夫曰：「何不增學，妾有奩幌資裝，盡為紙墨之費。」王氏父母未知或知，（明抄本「知或知」作「或知之」。）親屬以載夫妻皆乞兒，厭薄之甚。元遂游秦，為詩別韞秀曰：「年來誰不厭龍鍾，雖在侯門似不容。看取海山寒翠樹，苦遭霜霰到春風。」妻請偕行曰：「路掃饑寒跡，天哀志氣人。休淋離別淚，攜手入西秦。」載既到京，屢陳時務，深符上旨。肅宗擢拜中書。王氏喜元郎入相，寄諸姊妹詩曰：「相國已隨麟閣貴，家風第一右丞詩。笄年解笑鳴機婦，耽見蘇秦富貴時。」載肅宗代宗兩朝宰相，貴盛無比。廣葺亭台，交遊貴族，客候其門，或多間阻。王氏復為一篇以喻之曰：「楚竹燕歌動畫梁，春蘭重換舞衣裳。公孫開館招嘉客，知道浮榮不久長。」載於是稍減。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，韞秀安置於閒院。忽因天晴之景，以青紫絲條四十條，各長三十丈，皆施羅綺綺繡之飾。每條條下，排金銀炉二十枚，皆焚異香。香至其服，乃命諸親戚西院閒步。韞秀問是何物，侍婢對曰：「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夜服。」王氏謂諸親曰：「豈料乞索兒婦，還有兩事蓋形粗衣也。」於是諸親羞赧，稍稍辭去。韞秀常分饋服飾於他人，而不及太厚之骨肉。每曰：「非幾不禮於姊妹，其奈當時見辱何！」載後貪恣為心，竟招罪累。上惡誅之，而亡其家。韞秀少有識量，節槩亦高。載被戮，上令人宮。備彤管箴規之任，歎曰：「王家十二娘子，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，十六年宰相妻，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，死亦幸矣，堅不從命！」或云，上有其罪。或云，京兆笞而斃之。載寵姬薛瑤英能詩書，善歌舞，仙姿玉質。肌香體輕，雖旋波、移光、飛燕、綠珠，不能過也。瑤英之母趙娟，亦岐（「岐」原作「妓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王之愛妾也。後出為薛氏之妻，生瑤英。而幼以香啗之，故肌香。及載納為姬，處金絲之帳，卻塵之褥。出自勾麗國。雲卻塵獸毛為之，其色紅殷，光軟無比。衣龍綃之衣，一襲無二三兩，搏之不盈一握。載以瑤英體輕，不勝重衣，故於異國求之。唯賈至、楊炎與載友善，故往往得見歌舞時。至因贈詩曰：「舞袂銖衣重，笑疑桃臉開。方知漢武帝，虛築避風台。」炎亦作長歌褒美，其略曰，雪面淡娥天上女，鳳簫鸞翅欲飛去。玉釵翹碧步無塵，纖腰如柳不勝春。瑤英善為巧媚，載惑之，怠於相務。而瑤英之父曰宗本，兄曰從義，與趙娟遞相出入。以構賄賂，號為關節。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心腹。而宗本輩以事告者，載未嘗不從之。天下齎貨求官職者，無不恃載雄勢，指薛卓為梯媒。及載死，瑤英為裡人妻。論者以元載喪令德，自一婦人致也。（出《杜陽編》）

裴冕

裴冕代裴鴻漸秉政，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。冕固子弟，喜見於色，其嗜財若此。冕性本侈靡，好尚車服。名馬數百金鑄者（明抄本無鑄者，者作常）十匹。每會客，滋味品數，多有不知名者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，明抄本作出《盧氏雜記》）

於頔

於頔為襄州，點山燈，一上油二千石。李昌夔為荊南，打獵，大修粉飾。其妻獨孤氏，亦出女隊二千人，皆著乾紅紫繡襖子錦鞍轡。此郡因而空耗。（出傳載）

王涯

文宗朝，宰相王涯奢豪。庭穿一井，金玉為欄，（明抄本「金玉為欄」作「合為玉櫃」）嚴其鎖鑰。天下寶玉真珠，悉投入中。汲其水，供涯所飲。未幾犯法，為大兵梟戮，赤其族。涯骨肉色並如金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李德裕

武宗朝，宰相李德裕奢侈。每食一杯羹，其費約三萬。為雜以珠玉寶貝，雄黃硃砂，煎汁為之。過三煎則棄其粗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楊收

咸通中，崔安潛以清德峻望。為鎮時風，宰相楊收師重焉。欲設食相召，無由可入。先請崔公之門人，方便為言，至於再三，終未許，楊意轉堅。稍稍亦有流言，或勸崔曰：「時相不可堅拒。」不得已而許之。楊甚喜，遽令排比，然後請日祇候。先是崔公親情間人，亦與楊通舊。欲求事，請公言之，終難啟口。將止楊之召，謂親情曰：「修行今召我食。明日，爾但與側近祇候，此際必言之。倘或要見，爾便須即來。」及崔到楊舍，見廳館鋪陳華煥，左右執事皆雙鬢珠翠，崔公不樂。飲饌及水陸之珍。台盤前置一香炉，煙出成樓閣之狀。崔別聞一香氣，似非煙炉及珠翠所有者。心異之，時時四顧，終不論香氣。移時，楊曰：「相公意似別有所囑？」崔公曰：「某覺一香氣異常酷烈。」楊顧左右，令於廳東間閣子內縷金案上，取一白角碟子，盛一漆球子。呈崔公曰：「此是罽賓國香。」崔大奇之。宴罷返歸，竟不說得親情求事。據《太宗實錄雲》，罽賓國進拘物頭花，香聞數里，疑此近是。又見楊門人說，相公每下朝，常弄一玉婆羅門子。高數寸，瑩徹精巧可愛，雲是于闐王內庫中物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同昌公主

咸通九年，同昌公主出降。宅於廣化裡，錫錢五百萬貫。更罄內庫珍寶，以實其宅。而房櫳戶牖，無不以眾寶飾之。更以金銀為井欄藥臼，食櫃水槽。鍍釜盆甕之屬，縷金為笊籬箕筐。制水晶火齊琉璃玳瑁等為床，搆以金龜銀鹿。更琢五色玉為器皿什物，合百寶為圖案。賜金麥銀粟共數斛，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。堂中設連珠之帳，卻寒之簾，犀簾牙席，龍鳳繡。連珠帳，續真珠以成也。卻寒簾，類玳瑁斑，有紫色，雲卻寒鳥骨之所為也。但未知出於何國。更有鷓鴣枕、翡翠匣、神絲繡被。其枕以七寶合為鷓鴣之斑，其匣飾以翠羽。神絲繡被，三千鴛鴦，仍間以奇花異葉，精巧華麗，可得而知矣。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，五色輝煥。更有躡忿犀如意玉。其犀圓如彈丸，入土不朽爛；帶之，令人躡忿怒。如意玉類枕頭，（按《杜陽雜編》「枕」作「桃」，明抄本「頭」作「實」。）上有七孔，雲通明之象。更有瑟瑟幙，紋布巾、火蠶綿、九玉釵。其暮色如瑟瑟，闊三尺，長一百尺，輕明虛薄，無以為比。向空張之，則疏朗之紋，如碧絲之貫其珠。雖大雨暴降，不能沾濕，雲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。紋布巾即手巾也，潔白如雪，光軟絕倫，拭水不濡，用之彌年，亦未嘗垢。二物稱得鬼谷國。火蠶綿出火洲，絮衣一襲，止用一兩，稍過度，則熇蒸之氣不可奈。九玉釵上刻九鸞，皆九色，其上有字曰「玉兒」，精巧奇妙，殆非人制。有得於金陵者，因以獻。公主酌之甚厚。一日晝寢，夢絳衣奴傳語云：「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。」及覺，具以夢中之言告於左右。公主寤，其釵亦不知其處。韋氏異其事，遂以實語諸門人。或曰：「玉兒即潘妃小字。」逮諸珍異，不可具載。自漢唐公主出降之盛，未之有也。公主乘七寶步輦，四角綴五色錦香囊。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，此皆異國獻者。仍雜以龍腦金屑，鍍水晶瑪瑙辟塵犀為龍鳳花木狀。其上悉絡真珠玳瑁，更以全絲為流蘇，雕輕玉為浮動。每一出遊，則芬香街巷，晶光耀日，觀者眩其目。時有中貴人，買酒於廣化旗亭，忽相謂曰：「坐來香氣？何太異也？」同席曰：「豈非龍腦乎？」曰：「非也。予幼給事於嬪妃宮，故此常聞此。未知今日何由而致。」因顧問當壚者，云：「公主步輦夫，以錦衣賞酒於此。」中貴人共請視之，益歎異焉。上日賜御饌湯藥，而道路之使相屬。其饌有消靈炙、紅虬脯。其酒則有凝露漿、桂花醅。其茶則有綠花、紫英之號。靈消炙，一羊之內，取四兩，雖經暑毒，終不臭敗。紅虬脯，非虬也。但貯於盤中，縷健如紅絲，高一尺，以筋抑之，無三四分，撤即復故。其諸品味，他人莫能識。而公主家人餐飲，如裡中糠粃。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裡，玉饌具陳。暑氣將甚，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，掛於南軒，滿座皆思挾纈。澄水帛長八九尺，似布而細，明薄可鑒。雲其中有龍涎，故能消暑也。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，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，盛夜光珠，令僧裱捧於堂中，則光明如晝焉。公主始有疾，召術士米賓為禳法，乃以香蠟燭遺之。米氏之鄰人，覺香氣異常，或詣門詰其故，賓具以事對。出其燭，方二寸，長尺餘，其上施五彩。爇之，竟夕不盡。鬱烈之氣，可聞於百步餘。煙出於上，即成樓閣台殿之狀。或云，燭中有蜃脂也。公主疾既甚，醫者欲難其藥，奏云：「得紅蜜白猿膏，食之可癒。」上令檢內庫，得紅蜜數石，本兜離國所貢。白猿膏數甕，本南海所獻。雖日加藥餌，終無其驗，公主薨。上哀痛，遂自制輓歌詞，令朝臣繼和。反庭祭曰，百司內官，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，以焚於韋氏庭，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。及葬於東郊，上與淑妃御延興門。出內庫金駱駝鳳凰麒麟各高數尺，以為儀從。其衣服玩具，與人無異，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輿。刻木為數殿，龍鳳花木人畜之眾者不可勝計。以絳羅綺繡，絡以金珠瑟瑟，為帳幙者千隊。其幢節傘蓋，彌街翳日。旌旗珂珮鹵簿，率多加等。敕紫尼及女道士為侍從引翼。焚升霄百靈之香，而擊歸天紫金之磬。繁華輝煥，殆將二十餘里。上又賜酒一百斛，餅啗三十駱駝，各徑闊二尺，飼役夫也。京城士庶罷業觀者流汗相屬，唯恐居後。及靈輜過延興門，上與淑妃慟哭，中外聞者，無不傷痛。同日葬乳母，上更作《祭乳母文》。詞質而意切，人多傳誦。自後上日夕注心掛意。李可及進《歎百年曲》，聲詞哀怨，聽之莫不淚下。更教數十人作《歎百年隊》。取內庫珍寶雕成首飾，取絹八百匹畫作魚龍波浪文，以為地衣。每舞竟，珠翠滿地。可及官歷大將軍，賞賜盈萬。甚無狀，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頗正直，乃謂可及曰：「爾恣巧媚以惑天子，族無日矣。」可及恃寵，無有少改。可及善嚙喉舌，於天子前，弄眼作頭腦，連聲著詞，唱（明抄本「唱」下有「雜聲」二字）曲。須臾間，變態百數不休。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，謂之拍彈（去聲）。一日可及乞假為子娶婦，上曰：「即令送酒面及來，以助汝嘉禮。」可及歸至舍，俄一中貴人監二銀檣各高二尺餘，宣賜可及。始以為酒，及啟，皆實以金寶。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。可及取官庫車，載往私第。西門季玄曰：「今日受賜用官車，他日破家，亦須輦還內府。不道受賞，徒勞牛足。」後可及果流於嶺表，舊賜珍玩，悉皆進入。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。（出《杜陽編》）

李璋

李絳子璋為宣州觀察使。楊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，會親賓觀之。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，織成地毯，其日獻之。及收敗，璋亦從坐。（出《杜陽編》）

李使君

乾符中，有李使君出牧罷歸，居在東洛。深感一貴家舊恩，欲召諸子從容。有敬愛寺僧聖剛者，常所往來。李因以具宴為說，僧曰：「某與為門徒久矣，每觀其食，窮極水陸滋味。常饌必以炭炊，往往不愜其意。此乃驕逸成性，使君召之可乎？」李曰：「若朱象臚白猩唇，恐未能致。止於精辦小筵，亦未為難。於是廣求珍異，俾妻孥親為調鼎。備陳綺席鵬盤，選日邀致。弟兄列坐，矜持儼若冰玉。滂羞每至，曾不入口。主人揖之再三，唯沾果實而已。及至冰餐，俱置一匙於口，各相矜能久。咸若吃藥吞針。李莫究其由，但以失飪為謝。明日復見聖剛，備述諸子情貌。僧曰：「前者所說豈謬哉。」「既而造其門問之曰：」「李使君村備一筵，請諸君請

豐潔，何不略領其意？「諸子曰：」燂炙煎和未得法。「僧曰：」他物從不可食，炭炊之餐，又嫌何事？「乃曰：」上人未知，凡以炭炊饌，（明抄本「饌」作「飯」）先燒（「燒」原作「煖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令熟，謂之煉炭，方可入爨，不然猶有煙氣。李使君宅炭不經煉，是以難食。「僧拊掌大笑曰：」此則非貧道所知也。「及巢寇陷洛，財產剽掠俱盡。昆仲數人，乃與聖剛同竄。潛伏山谷，不食者至於三日。賊鋒稍遠，徒步將往河橋。道中小店始開，以脫粟為餐而賣。僧囊中有錢數百，買於土杯同食。腹枵既甚，膏粱之美不如。僧笑而謂之曰：」此非煉炭所炊，不知堪與郎君吃否。「皆低頭慚見，無復詞對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